

T 2455/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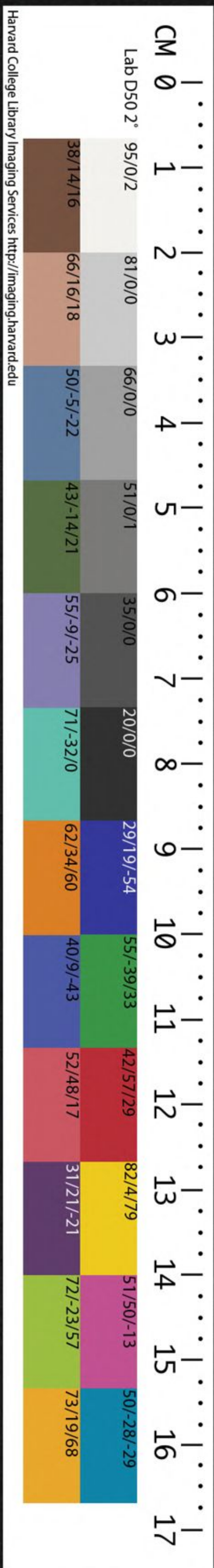
CHL 2455/17

77

三

國

卷十一



吳書八

哈佛大學漢和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練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春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

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呂布襲取徐州因為

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

昔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

大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

元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

策遣紘奉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

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

舉高第補侍御史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

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

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

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

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

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也乃遣紘

為率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是門戶絕滅及紘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之廉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終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

言密指常有以規誦

如賞紘厚自絕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

肥而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

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

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

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資育之勇懷霸王之

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

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

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

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大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

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

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

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

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

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

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

臨困授子靖雷牋曰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

忠臣賢佐闡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

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

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

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恆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

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

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緝樞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非其

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

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名象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視其人也

絃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尚自俊才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

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

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

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鈔酒可方誰尚

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久之又

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

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

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論上馬障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

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頴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刑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  
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  
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  
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曹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五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矣六年冬卒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  
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  
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

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

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與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  
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  
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  
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竭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  
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  
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  
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  
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  
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  
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  
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  
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  
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  
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  
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  
以供設不豐搗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儉明爲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  
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  
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  
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  
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

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溥之徒尚  
多 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  
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  
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  
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  
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  
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  
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  
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  
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  
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濘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二不可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  
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傳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為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  
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

珣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珮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  
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  
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  
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  
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  
書乎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自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  
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  
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  
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  
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  
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  
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  
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首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如故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

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

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

諸

吳書八

蜀川忠貞堂氏書

三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

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

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家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收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

琴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薛汝南陳蕃為別駕穎川李膺荀緄與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稱曰移臣作了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戶曰我舉若可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與義兵討董卓徙

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

南大宅以舍策升堂

拜母有無通其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

省之會策將東渡

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

卿諧也遂從攻橫江

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

湖孰江乘進入曲阿

絲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

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

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瑜時年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

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復進尋陽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

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行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頓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視之如子也汝其見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

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

遣將鄧龍將兵數千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

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

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

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

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萬里

其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  
 曠日持久來軍難易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  
 平安加馬超韓遂尚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益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禽操宜在今日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立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夜瑜請見口諸  
 甚無謂也今以實授之彼所將刀折前奏案曰諸將更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  
 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  
 無肯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  
 孤同以此天以卿一人贊孤也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  
 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矣所冀獨卿與子敬與  
 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楫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私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子孟德  
 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  
 關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權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懷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  
 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  
 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  
 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  
 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  
 之入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  
 肅備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  
 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曰勅曰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  
 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  
 風盛猛悉延燒岬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舉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岷邊營若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岷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與蒙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願

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聞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風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誚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人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

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  
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  
山之誓孤用恣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  
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  
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  
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  
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  
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  
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  
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  
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

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

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法

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士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謂何為相偏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

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  
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  
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云年少羸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宜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

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

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其馬其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即遣周瑜助備孫吳書及江表傳魯肅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

觀變無終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

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備備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踏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病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藉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日醫療日加無負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效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  
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  
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雷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  
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

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自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

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趨就羽羽曰為林之役左將軍身行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以恩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德德隱於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言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  
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

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  
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  
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  
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  
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  
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  
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  
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聞為言策召  
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  
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費為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  
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  
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  
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明且慕  
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尊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  
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  
將曰畱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  
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  
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  
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  
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  
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

蕭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

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益如卿

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先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

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

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太

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

不宜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欽蓋不可及也當貴榮顯更

能折節好學晚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

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

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

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峴

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

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上山

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

從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

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

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  
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  
零陵過鄙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  
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  
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鄙逆爲  
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  
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  
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  
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福福玄  
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  
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  
陽慙恨入地蒙畱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  
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  
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  
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土  
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  
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  
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  
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  
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  
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  
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  
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  
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  
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  
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  
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  
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  
大甲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禁  
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氏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  
形將軍為在實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  
蒙曰此諸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不之遂降吳錄  
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  
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  
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  
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  
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  
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去  
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  
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嬰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物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道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  
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  
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  
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  
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  
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  
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  
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  
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  
宐容忍之權遂厚寧不待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  
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  
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  
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  
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  
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  
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  
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  
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  
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姑肅稔謀  
并錄其言曰...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四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仇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復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次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

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公珝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  
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  
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吳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書  
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投火即日病瘳百餘日卒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

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  
以負薪餘閑學書誦講兵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至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  
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  
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  
不以文吏為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風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  
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  
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  
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  
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拜武鋒中郎將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厠林中  
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  
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  
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

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

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

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

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

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

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

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

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

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

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

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

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

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詭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

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唯自及左右因曰惟常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緡近殺牛飲酒軟

血與其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

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

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

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

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

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營後召還都

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踈帳縹被事妾布裙權

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江表  
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爲忠而勸  
強有膽略器一好萬人督也今人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

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  
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  
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  
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  
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  
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  
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  
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  
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子之曰幼平卿  
盡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休辱等休戚威  
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已常所用御帽青練蓋賜之坐罷任駕使來以兵馬導從  
出鳴鼓角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  
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  
料以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  
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所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  
回以之僞什彌彌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司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  
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  
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  
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頰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  
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覽  
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

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  
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  
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  
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  
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  
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  
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  
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  
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  
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  
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嬴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罌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

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纜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纜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

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項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

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

民間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往往常以繒錦維舟去或謂

乘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

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

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

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

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鄉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

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

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橋終為篡盜南荆

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

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

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

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而涕交流為權言飛嗜昔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駭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非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



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丁哉若爾寧頭當代人爾權當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  
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  
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木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  
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  
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眾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  
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  
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為前部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易吹簫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方百口權曰孟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

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  
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  
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

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  
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  
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贈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  
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  
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人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  
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  
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  
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  
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  
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  
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

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雷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  
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  
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  
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  
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  
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  
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  
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  
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  
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千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  
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  
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  
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  
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  
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其餘人過本縣步入寺

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  
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  
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  
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  
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死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  
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甲曲苦志如此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疆荆吳偕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  
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可大豈踈疎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  
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  
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  
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所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

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

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

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關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

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搆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岍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岍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上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

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  
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  
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  
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  
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咳之言共迎立孫皓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音  
大將石苞書構而聞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

攻晉毀馮延秋陽氏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  
而有功則以驕行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奉弟奉實王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此謂將以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  
權能而過記功保其用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  
比翼齊衡故其出類乎夫乎

三國志卷之五十五

三國志五十五

吳書十一

三國志五十六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賊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繇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

之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及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史皆得奉贊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中興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去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賜繚綵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之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成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

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白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里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引進與共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音曰才字君業八精敏善騎射看以才少處榮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諸將未嘗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郡裏復追迹其舉措半於是更折節為恭畱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五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嘗與



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侯遷山陰  
今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之案此郡尋罷  
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羽別與  
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

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以為可任

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  
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

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  
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

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  
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

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池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

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

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

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

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

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

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

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  
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相稅之相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  
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

城西山隔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  
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  
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

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

年正始二年冉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

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

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

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畱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

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表氏覬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共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十二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備著袴褶執鞭詣閣下故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官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強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二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又從攻

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參何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初出無夷吾之失但此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

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命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

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

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冀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大元元年大風江

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  
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  
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  
官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  
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  
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  
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  
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  
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  
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  
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  
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  
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  
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  
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  
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  
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  
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  
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秦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  
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秦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  
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  
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  
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此兩  
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  
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  
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  
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  
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  
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  
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  
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  
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  
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  
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

賊忍始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

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

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

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馬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

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嘖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

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

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

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

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郎相聞飢渴甚矣夫驃馬以迅

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

鶻音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雉高墉三人各隨其目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

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

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請

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

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

葛恪圍新城城既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

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

所疑乎遂往緝使力人於必于上取之異

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懼歿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書十一

西川中圖藏  
氏書圖印

三國志五十六

吳書十二

三國志五十七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一

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

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

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

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南岳相求故遂南

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感上方平訊言疾來邀我

高安所投乎乃止

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

華欲圖起義兵翻未至

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

翻既歸策復命

遣父喪以臣使有節不

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

騁游獵翻諫曰

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

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

令左右分行逐城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  
厚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  
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  
行一大道得一鼓更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  
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開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  
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使在前具宜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構葛中與敵相  
見謂欲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鄱郡故王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械精  
否士民勇果孰與鄱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  
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  
吳響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磳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  
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安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實而以  
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月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  
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則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  
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  
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  
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  
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充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

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六篇去此說  
為勝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一說有不同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

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畱制服

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馬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

之命因令人生諭焉會稽典錄載翻說高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固之於是高退臣松之案此二書

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

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

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曠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白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

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  
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  
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  
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  
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  
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  
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  
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  
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眾身為降虜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  
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  
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  
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  
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  
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  
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  
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  
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轄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

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靈輿又為老

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影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

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

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

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

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

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

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

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

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各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諸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

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

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頌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

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桴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

反以為昧其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

奮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自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

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詔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

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

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司音異然漢書初

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謂若可爽之別名初

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史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

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

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

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

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

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

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船停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

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暉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

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

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此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胤知

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

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

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他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路宜討以遼東海絕聽

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

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虞翻亮直善於

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歸葬舊墓妻子得

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歸葬舊墓妻子得

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  
下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頴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  
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  
左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  
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  
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  
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  
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  
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  
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  
中大夫山陰陳鳳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軀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  
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  
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  
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  
宿疑解當世之繫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  
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馴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  
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劉煥候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  
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  
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  
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  
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  
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醫讓位逃於巫山之穴  
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  
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

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

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  
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人守上虞陳  
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縣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  
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審諤則侍御史餘姚翻偏將軍  
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  
將軍賀齊勳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  
中丞句章任爽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慮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  
斯敦山陰祁康上虞樊正成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聖素或一騫守節喪身不顧或遭  
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  
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吳布所殺  
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  
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  
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  
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

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縉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縉欲入  
宮闔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  
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  
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縉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  
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  
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胤之年稱

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  
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  
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

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人晉除河  
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

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白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  
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

之昂廷尉會稽典錄曰昂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  
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昂持節都督

武昌已上諸事昂先上還節蓋印綬武昌已上諸事昂先上還節蓋印綬  
然後歸順在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  
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

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

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

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性尚武績雖童

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

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

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蹇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

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

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  
名曰鬱生適張溫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  
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

故干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

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姦熾之中蹈履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

三國五十七

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把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  
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  
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  
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  
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  
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  
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  
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  
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  
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  
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  
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  
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  
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  
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  
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  
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

甲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  
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

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問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  
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  
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  
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祭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  
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  
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

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  
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  
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  
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  
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白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  
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  
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  
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  
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救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譽

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



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不多智少華而不實惠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開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非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具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

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躐冠群焯焯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上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車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表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

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飢困就後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

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

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  
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  
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  
貴羅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  
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  
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  
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賸老少有丁  
夫  
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  
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是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  
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  
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  
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  
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  
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權威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  
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  
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  
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二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

郡蔣纂廣陵表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廸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廸與張紘等俱過江廸父綏居

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

卓以綏領廣陵車

太傅孫張超之計董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

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  
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  
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  
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  
興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  
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  
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  
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

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  
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  
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  
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猶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  
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  
遠今到其坼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  
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上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  
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  
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繫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  
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  
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  
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  
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  
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  
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  
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  
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  
瑁孫暉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暉弟玩字

士瑁晉陽秋稱玩器量淹  
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廬見之  
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為縣長粲

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  
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人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  
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纒繼  
斷絕漂沒著岍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  
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  
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  
窮奈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  
功曹譚以疾不詣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  
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  
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  
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  
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

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  
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  
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  
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  
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  
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  
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  
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

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維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

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

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

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

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

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權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蜀川中鳳崗氏周南甫

三國志五十七

吳書十三

三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第十三

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放淑有思學守城門校

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郡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

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

紀門戶孫權為將卑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

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

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終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

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

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

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梃時豺狼鬪爭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  
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所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  
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權曰式自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自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  
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  
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

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  
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  
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  
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其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  
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  
騎駐旌闔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  
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  
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  
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

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上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益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益復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以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

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史書曰諸將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日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



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  
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變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于也今住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  
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鞞  
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  
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  
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  
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  
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  
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  
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  
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  
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  
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鴛鴦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謁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部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橫行王事主上執鞭自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

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

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

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崩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鬪鬪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齋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闕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關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闖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取犯舟順流無復餘人  
休湯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中人駭介自相傷害害倖賊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

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遜式錄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

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

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

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益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六年中郎將

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

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  
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  
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  
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谷又不  
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  
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心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  
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  
玷終爲顯一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  
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  
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  
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  
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  
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鑿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  
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  
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  
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  
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  
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  
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磬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  
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  
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  
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  
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

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

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督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

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悒念至情慘  
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  
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  
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  
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  
之威而與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  
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  
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  
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

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  
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  
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  
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  
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  
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  
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  
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  
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  
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  
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

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  
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  
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闔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  
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  
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倚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  
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無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  
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  
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宜告而無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

求藥於祐祐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  
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聖勝者天下之  
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畧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  
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  
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  
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入均其施解振義綱以羅強吳明愛以革暴俗易主民之視聽馳不戰平江表  
故能德音悅暢而疆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過敵小自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  
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國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  
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觀行斯道以俾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  
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瀛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租許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滅獲之餘  
慮威勝以求空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極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以故也

獄抗上疏曰夫俊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  
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  
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地族



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

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二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

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于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必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

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大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僞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丁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軍官頓居羣上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以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權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吳書十三

西川屯鳳

三國志五十八

